

九度

作品

走鏢

时间摇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走鋼線

2

九龍
1997



走镖之 时间摇摆

九度——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镖之时间摇摆 / 九度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94-1400-7

I. ①走… II. ①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2966号

书 名 走镖之时间摇摆
作 者 九 度
策 划 出 品 惊池文化
出 品 人 王肃超 李格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400-7
定 价 4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 言 / 001	第 九 章 / 146
第一章 / 003	第 十 章 / 167
第二章 / 020	第十一章 / 184
第三章 / 038	第十二章 / 202
第四章 / 054	第十三章 / 217
第五章 / 069	第十四章 / 231
第六章 / 096	第十五章 / 244
第七章 / 119	第十六章 / 262
第八章 / 132	第十七章 / 278

前言

“时间：2019年6月8日，地点：地下室，研究课题：时间空间理论”

沈铎在纸上填完实验报告后，突然间听到了一阵敲门声。几乎不用抬头，他就知道是自己的女儿沈言下班回来了。她总是喜欢一回来就到地下室找他，也不说话，安安静静地不打扰，就站在门口敲敲门算是告诉他一声。

“可以帮我倒一杯咖啡过来吗？”

沈铎的话音刚落，便听到噔噔上楼的脚步声。

沈铎笑了笑，继续在核算白日里未完成的数据。他的研究课题因为这些日子脑子里那些复苏的记忆，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结果是出来了，只需要再核算最后一步，确保结果的精准就行了。“这绝对会是一个震惊世人的发现！”他带着狂喜在心底悠悠地开口，刚准备动笔突然

间发现自己手臂有点僵硬，这种僵硬感紧接着蔓延到了全身。

只是一瞬间，他几乎全身都动弹不得。他尖叫一声，却发现自己喉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声音。

紧接着，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手臂还有身体变成了一段一段的数据。就像是老旧的电视失去信号那般，只剩断断续续割裂的画面。

一阵一阵的撕裂，直到消失不见。

连一丝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桌上无数的实验报告，数据核算的草稿图全部高高扬起又凌乱地散落在地上。整个地下室看起来竟然好像是搏斗过一般，又像是心情不好胡乱将稿子乱扔撒气。

这是一个神秘的夜，悄无声息地带着许多未知的谜题淹没在漆黑里。

第一章

【一】

沈言站在厨房里倒咖啡。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背带阔腿裤，齐耳的短发，发尖微卷，衬出她美好的轮廓，整个人显得干脆干练。

她双手抱胸，目光淡淡地看着咖啡机，整个人散发着令人着迷的知性美。

等透明的杯子渐渐被填满，沈言伸手按了按键，然后将咖啡端在手里，转身去地下室。

意外的是地下室里空无一人。明明爸爸刚刚还在这里，这一会儿的时间去哪了？沈言有些疑惑。

她将咖啡放在桌上，看着地上凌乱的稿纸，沈言心中一阵好笑，心里想着肯定又是研究成果哪里不对，心里生气了？这么想着她蹲下身子

将地上的文件一一捡起来放好。

“爸？”她喊了一句。

但是没有人回应，沈言一愣，然后急匆匆地跑上楼。

“爸？”她又喊了一声，可整个别墅回荡的都只有她自己的声音。沈言这时候已经隐约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于是将楼下楼上每一间屋子都找了个遍，可是都不在。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到底去哪里了呢？沈言焦急地在大厅里徘徊，思考这个问题。

父亲性格比较孤僻，一般很少与人来往。想到这里，沈言立马拨打了几个父亲可能去的叔伯家中的电话。

“喂，韩叔叔，我爸爸在你那里吗？”

“没有啊，我今天本来邀请你爸爸来我家，但你爸爸说要彻夜核算数据来着。”

“怎么了？”那边传来关心的问候。

“没事。”

沈言挂断电话后，又拨通了爸爸几个好友的电话，可无一例外地说不在。沈言放下手机，坐在沙发里。父亲从前去哪里都会告诉她一声的，像这样前一刻让她倒咖啡下一刻就消失不见的例子根本就没有。而且他都已经告诉了韩叔叔今晚上要核算数据的，逻辑上也说不通的。

身为心理师的她敏锐地发现了事情不同寻常，于是立马掏出手机拨打110。

她刚想按下拨通键，她突然间想起父亲之前的一句话：

“言言，若是有一天我突然间出事，你千万不要声张，更不要

报警。”

“为什么？”

“你以后会知道。”父亲摸摸她的脑袋，表情很严肃。

沈言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删除了报警号码，将手机扔向不远的沙发里。她随手拉起身边的抱枕抱在怀里，心绪有些不宁。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似乎想验证着什么。她急忙上楼，打开了监视器。

时间拉到她去倒咖啡前后，她一直盯着地下室门口的监视器画面。沈言看得仔细，一分一秒都没有错过。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画面出现她折返的身影，监控的画面里面始终都没有出现爸爸的踪影。

也就是说爸爸根本就没有出门，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

冷静，一定要冷静。沈言对自己说。

她脑子里正仔细分析现在的情况，决定去地下室翻翻看能不能找到一点有用的线索。

“地下室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她开始从一张张实验报告上寻找线索，她坐在椅子上，一张一张地检查。但真正看起来，发现都是一些数据和看不太懂的公式。

小时候爸爸总是会给她讲一些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只是她当时没有什么兴趣，导致现在什么都看不懂。她突然涌上强烈的后悔，只能耐着性子看完。

可惜上面连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她没有放弃，生怕错过了什么，又重复看了一遍。

时间慢慢流逝，而沈言却一无所获。她有些泄气地坐在椅子上，稍

稍偏头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保险柜。

“爸爸什么时候，在地下室里放了一个保险柜？”沈言疑惑地起身，来到保险柜前。

保险柜样式有些老旧，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是沈言却从没有见过这个保险柜。保险柜上的时间已经停止在2015年3月12日，时间静止在了上午的10点20分。下面便是12键数字按钮。

沈言随机按了一个数字，但是上面显示需要八位数的密码。她飞快地将之前的数字删除。

沈言冷静地分析一下，她先用了父亲的出生日期试了一下，结果显示密码错误。她摇摇头，疑惑道：“咦？没用这个做密码吗？”她皱眉，因为家里的保险箱太多了，怕忘记密码基本上都是用密码，那就是爸爸的生日。

沈言将数字删除，再输入个什么数字却是一头雾水了。

她将大拇指放在唇上，低头思考了一下，又输入自己的生日。

一声轻微地“嘭”，保险柜的门被打开了。

沈言鼻子一酸，她打开保险柜发现里面只有一本黑色的笔记本，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她拿出黑色笔记本，关上保险柜。

手上的笔记本是全黑的，她却不知道如何打开，仔细一看居然是一本电子智能笔记本，上面还有一个密码锁。一本小小的笔记本为何要设置如此高端的密码锁？直觉告诉她，这本笔记本不同寻常。

这么想着，她带着笔记本从地下室出来到了客厅。

她坐在沙发上，打开了台灯，仔细研究这本电子笔记本。上面显示

着六个格子，应该是个六位数的密码。她又尝试用自己和父亲的出生日期，结果笔记本毫无动静。

六位数的组合实在是太多了，要想一个一个去试是根本不可能的。沈言想了许久，也试了很多的可能性，结果无一例外都显示密码错误。几个小时过后，沈言终于放弃了。她决定去找锁匠看看能不能用别的办法破解。

她想好后，立马将笔记本放进包里，然后背在肩膀上。从玄关处换了鞋子，然后急匆匆地出门。

沈言记得别墅不远处的南市，有个开锁的匠人老江。老江在这一块很有名气，基本上承包了这一块的生意。沈言之前也有过忘带钥匙的情况，找过他，几分钟就搞定了，技术的确是不错的。

外面的天已经彻底黑了，沈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腕表，时针已经指向了九。

刚刚好的九点。

沈言从地下车库开了一辆红色的保时捷出门，她看着放在副驾驶上的包包，内心抱了一丝希望。

“爸爸，我一定要找到你。”沈言眸色一深，下定了决心。说着脚踩油门，加足了码数，扬长而去……

窗外的万家灯火正璀璨，沈言有些心不在焉。

沈言很快就到了南市，她停好车。然后去找老江的店铺。

店铺里还开着老式的钨丝灯，灯下聚集着好些人。老江穿着唐装摇

着蒲扇坐在一边和人下围棋，怎么看都是一副老江湖的样子。

“老江？”沈言喊了一声。

老江依旧笑咪咪的，看到沈言后立马转身跟身边的人说了句什么，身边的人就替了老江上场。

老江脱身后笑呵呵地跑过来打招呼：“沈美女，今儿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小店啊？是不是忘带钥匙了？打个电话就好了，不必亲自来一趟。”

“不是，有别的事情。”

沈言看着店铺里聚集着好些打麻将的中年人，神色严肃。

老江是老江湖，一看这情况，立马请沈言到楼上谈：“沈美女，这里有点吵闹，我们到楼上谈。”

沈言点头，于是跟着上去了。

这是沈言第一次来老江店铺的楼上，才发现这个老江其实也不简单。楼上全是梨花木的老家具，摆设都很讲究。

老江请她坐下，又转身给她倒了一杯茶，问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沈言摇摇头：“就是有个东西打不开了，忘记密码了。想叫您帮我瞧瞧。”说着就从包里将那本黑色笔记本递给老江。

老江接过笔记本，然后将挂在脖子上的老花镜给戴上，仔细地瞧了一眼。似乎又瞧不出什么，他转身去了摆满了各种工具和锁的桌上，仔细地观察。

沈言也起身跟了过去，却发现老江用小工具左右比划了一下，突然间眉头一紧：“沈美女，这个我也解不开。”

“怎么会？你可是这里最好的锁匠。”沈言不敢相信地说道，见老

江什么都没说，以为是价格的问题，于是立马协商道，“如果是价格原因的话，那都不是问题的，价格什么的可以谈的。”

老江摇了摇头，将密码笔记本推到沈言的面前：“沈美女，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之前也接到这样的单子，当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强行打开了，可是里面的东西全都被腐蚀了。这个东西设置十分的精巧，拥有极强的自我保护功能，如果没有正确的密码，强行打开，里面的自毁装置就会自动将纸质腐蚀掉。”

他又补了一句：“我不能冒险。”

沈言听他这样说，顿时也有些惊讶。到底是怎么样的秘密，需要这样精巧的密码锁？她神色复杂地接过笔记本，手在笔记本上淡淡地摩挲，然后对老江说：“知道了，那麻烦你了。”

“没事，平常也多亏你们照顾生意。”老江摆摆手，一脸的和善。

沈言点点头，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钞票放在桌上：“那我先回去了。”

老江也不推辞，将钞票收好，说了一句：“路上慢点开车。”

沈言摆摆手，她便自己下楼了。

回到车里，她将手包放在副驾驶上。关上车门后，她微微侧首看着露出来的黑色笔记本，似乎若有所思，然后发动了汽车，扬长而去。

【二】

沈言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的十点了，她打开门，将包和钥匙都放在了玄关，开灯之后就将鞋子换了。抬眼瞧见自己父亲外出的鞋子都在，

只少了一双父亲穿在地下室的拖鞋。

沈言神色复杂，心里不断有声音告诉自己要冷静，但还是从心里生出了强烈的不安和恐惧。她左手抱着笔记本，右手的食指放在唇上点了点，穿着拖鞋来回地走动。

大脑里开始设想无数种可能性。

这个笔记本是父亲特意放在保险柜里的，还设置这样精巧的密码锁，足以说明这个东西十分珍贵，也许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她低头看着笔记本，如同烫手的山芋一般立马将笔记本放到了大厅一个不起眼角落的保险柜里。她输入爸爸的生日，果然打开了。看来爸爸只修改了地下室里的密码。

似乎想到了什么，沈言从楼上拿下来了一个熊娃娃，就放在保险柜的一边。

做完这一切后，沈言坐进了沙发里面。其实她的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幻想自己的父亲一会儿就回来了。她是个心理师，知道这样做无异于赌徒，但是她还是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偌大的别墅里空荡荡的，连带着声音也没有。那些她嘱咐过见到父亲要打电话给她的叔伯们，始终也没有来一通电话。内心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难熬。

“咚——”墙壁上的挂钟突然间发出沉重的响声。沈言吓了一跳，她转头一看并轻声念了一句：“已经十二点了。”

都已经十二点了，爸你怎么还不回来？

陌生的恐慌感让她越来越不安，她安慰自己，明天爸爸就回来了。

疲惫和担忧让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她拿起身边的遥控器轻轻一按，

整个别墅突然间陷入了黑暗——她将灯全部都熄灭了。

她躺在柔软的床上，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根本就毫无睡意。

时间一点点过去，沈言拿出手机点开屏幕，上面显示着已经凌晨一点了。通知栏里没有未接电话，也没有未读信息。她放下手机，翻了个身突然间听到了楼下一阵响动。

她微微起身，那响动声又没有了。

沈言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刚安心躺下，又是一阵轻微的家具移动的声音。沈言顿时警惕了起来，她身子都绷紧了，小心地坐了起来。掀开被子，蹑手蹑脚地往门口去。

沈言微微拉开了门，朝外面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于是又朝楼下的客厅看去，果然瞧见了一个黑影正在翻箱倒柜不知道在找些什么。

沈言害怕地捂住了嘴巴，那一刻她的心跳得很快。手脚有些发软，但直觉告诉她，这件事情应该和爸爸的失踪有关，她不能退缩。

客厅里的黑衣人蹲在保险柜前，嘴里叼着一个小型的手电筒，然后不断地试探密码。不到片刻，那保险柜就被打开了。

沈言猛然间想起，父亲留下的笔记本在保险柜里！！

黑衣人从保险柜里拿走了笔记本，塞进了怀里，然后四处看了看。朝她这边看过来的时候，沈言猛然间关上门，缩了回去。

外面静悄悄的，她蹲在门后，也不知道黑衣人走了没有，有没有发现她？

她的心从未跳得如此快，慌乱，恐惧。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被发现。如果发现，那人又会对她怎么样？

隔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于是她又将门慢慢打开，

在门缝里张望，逡巡……

突然间眼前落下一个凉凉的东西，打在自己的手上。沈言忍不住闭上眼睛，尖叫了一声。但是她很快就捂住了嘴巴。因为她发现那个冰凉的东西只是自己的项链。

沈言已经提到嗓子眼的可怜小心脏蓦然地落下，完全是自己吓自己！她深呼了一口气，微微探出脑袋。大厅里已经没有了黑衣人的踪影，沈言四处瞧了瞧，都没有踪迹。

沈言大脑一轰，急忙下楼，追了出去。

不可以！那个笔记本是父亲留下来唯一的线索，不可以被拿走。沈言追了出去，瞧见不远处有一个穿着黑帽衫、双手插在口袋的人，戴着帽子和口罩。

沈言是心理学家，几乎一眼就能认定，这个人就是出现在她家的嫌疑人。

已经是凌晨，周围都静悄悄的。

沈言没有声张，小心地躲在身后，跟踪他。

别墅区过去便是一个长街，要过一个马路，黑衣人走得很快。

眼看着那穿着黑帽衫的高大男人快步走进了一个胡同，沈言立马提速跟了过去，却发现自己突然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黑帽衫男人也不见了踪影。

沈言站在死胡同前，重重地喘息。

该死的，她跟丢了那人！

沈言正懊恼自己的大意，却不知道此刻她的身后有个人手里拿着一截断木正朝她慢慢走来。